

人世间

菁儿

李镇

—

妻子说，昨晚又梦见菁儿了。妻子的话，让我想起菁儿。菁儿是我二连襟晓峰的女儿。她走那年13岁。时间过得真快，一眨眼工夫，十多年过去了。

如果不出那场意外，菁儿现在应该出落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

也许，她已经就业了，正享受着“朝九晚五”的工作快乐；也许，她正坐在餐厅里，惬意地咀嚼着生活的芳香；也许，她恋爱了，正和爱她的人缠缠绵绵，情深意长；也许，还有很多也许。但这些也许，仅仅是也许而已。

—

菁儿出生时，正逢晓峰夫妇创业初期，一家三口以厂为家。常常，二姐将襁褓中的菁儿放在婴儿车里，推进车间。等她伴着轰鸣的机械声沉沉睡着后，二姐急急忙忙搭把手，忙活上一阵子。

随着晓峰的工厂逐渐步入正轨，菁儿也一天天长大，成了一个出出条条的小姑娘。

印象中，菁儿长得不俊不丑，皮肤呈小麦色。她的性格像爸爸，沉稳不张扬。和她说话时，她常常会报以羞赧一笑，让人顿生出万般怜爱来。

正当其乐融融的一家人憧憬着美好未来的时候，晓峰查出身患癌症。在和病魔搏斗一年多后，晓峰抛下妻女，撒手人寰。

性格倔强的二姐咬紧牙关，拉扯着菁儿艰难度日。没有了顶梁柱的母女俩虽然有姊妹们的帮衬，日子过得依然紧巴巴的。二姐说，困难是暂时的，再有个一年半载，我就五十周岁了，就退休了。到那时，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我们也期待着二姐母女早日过上好日子。

2013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正在外地参加办公会，妻子打来电话。她边哭边说，二姐和菁儿出车祸了。二姐当场走了，菁儿人事不知，目前在医院重症监护室抢救，还没脱离危险期。

闻讯，我惊呆了。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老天怎么如此不公平？这对多灾多难的母女俩，竟又遭此横祸。

—

妻子断断续续地讲述中，我大体知道了车祸发生经过。早上六点多钟，二姐骑着电动车送菁儿上学。途中被一辆飞驰而来的吉普车从后面撞上，两人当场飞了出去。交警赶到现场时，肇事车主早已弃车逃逸，查看车牌，竟是套牌。经多方调查，车主归案。车主心不甘情不愿地到医院交了五千块钱住院费后，再也没有打过照面。

二姐一家的不幸遭遇，让妻

子的精神受到严重打击。每每想起他们，她总长吁短叹，以泪洗面，忧思成疾。

经过医护人员紧张的抢救，昏迷了四天后，菁儿终于苏醒过来。家人们稍微松了一口气。接下来，医生的话给了大家当头一棒。医生说，菁儿的生命暂时保住了，但是她全身多处骨折，站立起来的概率很小。至于智力方面，估计也只能恢复到四五岁的样子，家属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菁儿在医院里治疗了四个月后，医生建议出院回家康养。照顾菁儿的担子落在大姨姐和妻子肩上，两家轮流着把菁儿接回家里照顾。

菁儿尚有记忆，能认人。我站在她面前时，妻子问，菁儿，你看看这是谁？她会用弯曲的手指颤抖着指向我，嘴角抽搐着含含糊糊喊一声“姨父”。

四

多年后，妻子梳理往事，回忆起出事前一天晚上和二姐的一番通话。二姐说，傍晚接到菁儿班主任打来的电话。老师说，菁儿肚子痛得厉害，老师让她到学校医务室，她不去，执意要回家。于是，二姐急火火骑着电动车把她接了回去。当提出领她去看医生时，她说肚子一点也不痛了，不用去。情急之下，二姐免不了对菁儿一顿数落。

菁儿的举动，我隐约觉得没有那么简单。

后来，二姐的工友老林来家里探望菁儿，无意中提起那天的事。老林说，二姐把菁儿领回家时，他和同事乐乐正给二姐家阳台焊接扶手。菁儿回到家，大把吃着零食，又蹦又跳，看起来挺开心。老林问她，你是不是又偷懒啊，你的肚子痛，不是装的吧？菁儿莞尔一笑，并不回答。

老林的话，让我又联想起另一件事。有一次，也是妻子和二姐通电话。二姐说前些日子单位砍伐了一些死树，便请司机老孙开车帮忙把树送到家里。二姐不过意，给人家倒了一杯茶水。这时，菁儿从东屋把爸爸的遗像捧了过来。菁儿的举动给老孙整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二姐也挺尴尬。

把这些事串联糅合到一起，我似乎有些明白菁儿的心思了。

那年冬月一个雪后初霁的早晨，阳光穿过玻璃窗，洒满整个房间。菁儿慢慢地合上眼睛，再也没有醒来。菁儿走后，我们将她的骨灰安葬在离她父母坟地一步之遥的一处高地上。

夜有所梦。妻子说去看看二姐一家人吧，清明节到了，顺便给他们送点盘缠。

我们站到菁儿坟前，坟头上一朵怒放的迎春花在微风中蝴蝶般翩跹起舞。我相信，那一定是我。

二大爷的羊

于心亮

二大爷岁数大了，种不动地了，他就养了两只羊，一只黑羊，一只白羊。

我问二大爷会养羊吗？二大爷说怎么不会养？我小时候就养过一只黑羊，你爷爷看饲养院夜里冷，我就让人把黑羊宰了，做了件羊皮袄给你爷爷穿。我记得爷爷在世的时候冬天里常披件黑羊皮袄，原来是来自二大爷养的羊啊？二大爷说可不是，当时我偷哭了好几回呢。

二大爷现在养两只羊，就是做伴儿。两只羊互相做伴，也跟他做伴儿。村子里和二大爷年纪差不多的老人一年年少了，二大爷也越来越孤单。养了羊之后，二大爷就不那么孤单了，每天领着两只羊到山野中、沟渠边去逛游。我们认为，这两只羊真幸运，好有福气！

两只羊吃饱了喝足了，闲着没事就爱顶角。二大爷坐一旁，乐呵呵给两只羊喊好，有时两只羊不想顶角了，他还鼓捣两只羊去顶，说谁赢了，就给谁苞米粒吃。有一回两只羊合伙来顶二大爷，把二大爷顶到树上去了。等羊离开后，二大爷却在树上下不来了。

天黑了，两只羊回了家，却不见二大爷回来。我们四处去找，一边找一边喊，后来听见树上有动静，抬头细瞅，发现二大爷在树上挂着。好不容易把二大爷鼓捣下来，二大爷忿忿地说自个就是岁数大了，要是再年轻几岁，别说是棵树，就是电线杆也能爬几个来回！

我们说两只羊欺负主人，这是活够了，干脆回去宰掉吃肉。二大爷说对，我要宰了它们，做两件羊皮袄，冬天穿一件、夏天穿一件！可等回了家，二大爷却抚摸着两只羊责怪说你们还知道回家啊？咋不四处乱跑呢？我们把刀都递到二大爷手上了，他也装作没看见。

起初是二大爷领着羊出去逛游，后来是两只羊领着二大爷四处逛游了，它们知道哪里水草丰美。其实二大爷闭着眼睛都知道哪块地长什么庄稼丰产、知道哪处泉水特别清爽甘甜……在农村里待了一辈子的二大爷，难道还不如两只羊吗？二大爷装糊涂而已。

二大爷九十多岁了，腿脚轻快，走路带风，除了脊梁杆儿有些罗锅（年轻时候干农活推小车累的），身上其他零部件一点毛病也没有。但这样我们依旧不放心，叮嘱他不要走太远，以免发生意外。二大爷却毫不在乎，说我能有什么意外，难道你们巴望我有意外吗？

我们都以为二大爷越老越像个小孩儿，说话有时也不讲理儿了，常常被他气够呛。我特别爱吃粘窝（蘑菇），就故意跟他说我一吃粘窝就拉肚子。好么，从此以后二大爷隔三岔五就采集些粘窝给我，脸上挂着坏笑。

有一回，两只羊回家了，却不见二大爷回来。我们认为他又爬到树上了，就跟着两只羊去找，结果发现二大爷坐在一处阳坡上，微眯着眼睛看着山坡下广阔的田野，脸上带着笑容，好像是睡着了一般……我们去喊二大爷，却喊不醒他，原来二大爷已经悄悄地西游去了。

埋葬二大爷的时候，村里许多人都去送他，大家都说二大爷的好。就连邻村的人也站在地头上，叹着气说这是最后一位老生产队长啦，想当年他带领社员们……回头我们商量二大爷的两只羊怎么处理？商量来商量去也没商量出个结果来。后来出门一瞧，羊没了。

两只羊守在二大爷的坟头旁，也不知它俩是怎么找到的。到了傍晚，两只羊依旧结伴回到二大爷老房子里，天亮了再结伴去山坡上吃草。二大爷的坟头上草总是长得很快，两只羊吃掉了没几天草就又长出来了。我们猜测二大爷是故意的，还在偷偷喂他的两只羊。

诗歌港

西岭的霞光

康勤修

我攀过蒙山石阶上煮沸的云
丈量雁荡断崖间凝固的浪
可是所有的巍峨
都在暮色里坍缩成
西岭草叶尖那一滴摇晃的霞光

你褶皱的皮肤下埋着陶罐
盛满我膝盖结痂的春天
蒺藜刺破掌纹时迸发的星子
坠落成青苔啃食的铜钱
砂砾在肘窝研磨的盐
在我的血管里簌簌作响

当婆婆丁吹响金色的小喇叭
整座山岗跟着娘唤我的音调起伏
蒲公英绒毛驮着我的童年越飘越远
而根却始终扎在黄土深处
多么像娘年轻时纳鞋底
手里拽紧的那根茫茫线

此刻，春风翻动泛黄的日历
云絮把暮色纺成旧棉纱
我数着异乡的路灯次第亮起
忽然我读懂了
西岭的霞为啥这么灿烂
原是母亲悬在空中的针脚线
日夜缝补游子龟裂的归途

春耕

高翠玉

燕子衔来南国的春讯
两把雪亮的剪刀剪破青瓦檐沉寂
窗外柳笛声声吹醒鹅黄记忆
老牛甩着尾巴，踩着牛铃韵脚
将希望的印章烙进泥土肌理
犁铧与土地在暮色里长谈
所有的荒芜之地都被臣服
额头皱纹与翻滚垄沟重叠生长
向大地交出青铜的敬礼
父亲不懂什么唐诗宋词
说起好雨知时节
敲起烟锅 念念有词
掌心攥着二十四节气
他把千年农谚种进田里
每道鞭痕都是分行谚语
在丝雨里长成生机勃勃
春华秋实